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 心中之旅

余秋雨 著

希望出版社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stylized illustration. The top half shows a light-colored, textured surface with a dark, rectangular doorway or window. To the left of the doorway is a small, dark, carved figure. To the right is a white rectangular box with a red border. The bottom half of the cover is a dark, deep blue or black, with a dark, wavy, horizontal line separating it from the top. A dark, leafy tree is reflected in the dark bottom section. The title '心中之旅'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enclosed in a thin white rectangular border. To the left of the title, the subtitle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 is written in smaller, white, vertical Chinese characters on an orange background.

心中之旅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

余秋雨 著

希望出版社

78550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中之旅 / 余秋雨著. —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4.8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系列)

ISBN 7-5379-3389-8

I. 心... II. 余...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75570号

©2004 Guangzhou Anno Domini Media Co., Ltd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All right reserved 所有权利保留

图片提供:  www.lotoe.com

跟随余秋雨的脚步

心中之旅

作 者 余秋雨

特约编辑 俞 莹

责任编辑 柴晓敏

技术编辑 谢昌华

复 审 陈 炜

终 审 琚林勇

装帧设计 唐 薇

出版发行 希望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制 作 广州公元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广州市恒远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889×1194mm 1/24 10印张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79-3389-8 / I · 384

定 价 39.8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0-33199099联系调换。

序

原秋沙

人的生命由时间和空间组成。时间再怎么长，也就百来岁吧，延长余地不大，但空间就不一样了，伸缩的范围可以非常悬殊。因此，生命质量的落差，很大程度上与空间相关。

在交通困难的古代，很多学人走不了太远，但他们心中的天地却很辽阔。这种辽阔，是一些无畏的旅行家给予的，用他们的脚步，用他们的记述。这样的旅行家不仅提升了自身生命的质量，而且也提升了整个文明的质量。

正由于此，当我钻研书库多年之后，越来越钦佩古往今来那些用生命历险来阅读空间大书、写作空间大书的人。终于，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

感谢广大读者一年又一年地关注我，追随着我，使我的旅程哪怕再艰苦、再危险也不寂寞。如果说，我的文化知识大半来自书房，那么，我的文化感悟则大半来自旅途。在半路

客栈中把新获得的文化感悟匆匆写下来与广大读者分享，是我的一大幸福。

我开始出行时事事困乏，连照相机也没有，因此对于所见景象只能靠文字来描绘。这当然也有好处，使文字承担起了更完整的贵能，具有一种可以舍弃图像的独立性。我的很多读者也习惯了这种不带图像的文字，后来看到我在书中印了一些照片还来信提意见，认为是画蛇添足之举。但是我的旅行方式毕竟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变化，最后甚至成了与电视台的紧密合作，已经很难离开图像了。

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拥有庞大的图片库，他们计划从我的旅行文字中选摘一些出来配上足够的图片编一套书，交由希望出版社出版。提出过类似要求的人不少，有的还真编了书，让我上当受骗，但我这次看他们每一步都做得扎实有序、诚信可靠，也就答应了。

编这套书，我没做什么事，若有功劳，全应算在编排者和出版者身上。我希望这套书能鼓励更多年轻读者踏上更开阔、也更文化的人生旅程，也希望更多由于事务繁忙或年迈不便如此出行的读者能由这套书而弥补人生缺憾。

是为序。

2004年8月

目 录

故 乡

余姚桥头镇	10
余姚桥头镇车头村	10
吴石岭	12
上林湖	15
杨梅	18
河姆渡遗址	22
河姆渡着实又使家乡风光顿生	22
那些在湖面上跳跃奔跑的碎片	24
历史故事压缩在泥土层的尺寸之间	25
老屋	30
我摩到了窗台	30
楼上南间，是我出生的房间	31
兜眼是一排银亮的雪岭	33
这么多女教师一起来到山那边	34
竟然开起了学生运动会	37
我踏雪找到了他的小店	38
乡间牌坊	42

村外的尼姑庵	44
花圃占了整个尼姑庵的四分之一	44
布包里有一叠绣品	45
老师是愿意吃杨梅的	45
老师们为什么不结婚呢	50
庙宇	52
佛号浩荡而悠扬	52
庙里只有两个和尚，一胖一瘦	54
金仙寺和五磊寺传来的晨钟暮鼓， 堂皇而又沉着	56
“现代”莽莽撞撞地闯到了庙门跟前	59
奉化锦屏山	64
奉化大桥镇锦屏山的半山老楼	64
中正图书馆久已无人问津	65
80多岁的沈老先生算是一名保管员	66
我全身心地钻到那些旧书里去了	67
奉化是一个不断被“望乡”的地方	68
山下那个食堂门口有一个阅报栏	69
只要钻进去，里边就不枯燥了	70
那天走得很匆忙	71
宁波天一阁	72
天一阁对于我，有一种奇怪的阻隔	72
一种极端艰难悲怆的文化奇迹	73
天一阁以一种怪异的力度屹立着	75
藏书家遇到的真正麻烦大多在身后	78
黄宗羲先生长衣布鞋，悄然登楼了	80
家族性的收藏变成了一种行政性的播扬	83
古老的藏书楼开始了新的历险	84
文化良知在现代并没有完全失去光亮	85

余姚人物 86

- 王阳明的故乡，了不得 86
黄宗羲和朱舜水都可称为满腹经纶的
血性汉子 89
又一头撞在余姚人的手下 92
我真正的故乡在哪儿呢 96

四明山上的状元后裔 98

- 逻辑救国论者 98
张先生酒量大增，猜拳的本事无人能敌 101
张先生惊恐地看了一下黑板 103
他惟一可写的，只是墓碑 105
三个坟，状元、张老先生和他的，
安然并列 106

信客 110

- 最困苦的远行者 110
老信客最后的嘱咐是扬了扬扎伤的手 111
信客一回村，他家里总是人头济济 113
邮箱挂出，从此信客赋闲在家 117
信客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 119

南方水乡 120

- 深夜，笃笃笃的声音从河畔传来 120
船老大总是背着那支大橹 122
张岱显然是夜航船中的常客 122
橹声欸乃，山村流动起来了 129
我终于坐了一次夜航船 130

他 乡

大江大河 134

- 长江 135
黑龙江 136
自己一生是来寻找河流的 139

山西·走西口 140

- 迷惘的目光投向家乡之外的辽阔天地 140
山西人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人生代价 143
山西商人的商业人格 145
商业实务上的成功者没能成为历史
意志的觉悟者 152
连续不断的激进主义的暴力冲撞
摧毁了山西商人 153

新疆喀什 156

- 为了摆脱拥挤，我们来到旷野 156
有情的贾平凹 157
发生在旷野的故事 158
人类是宇宙间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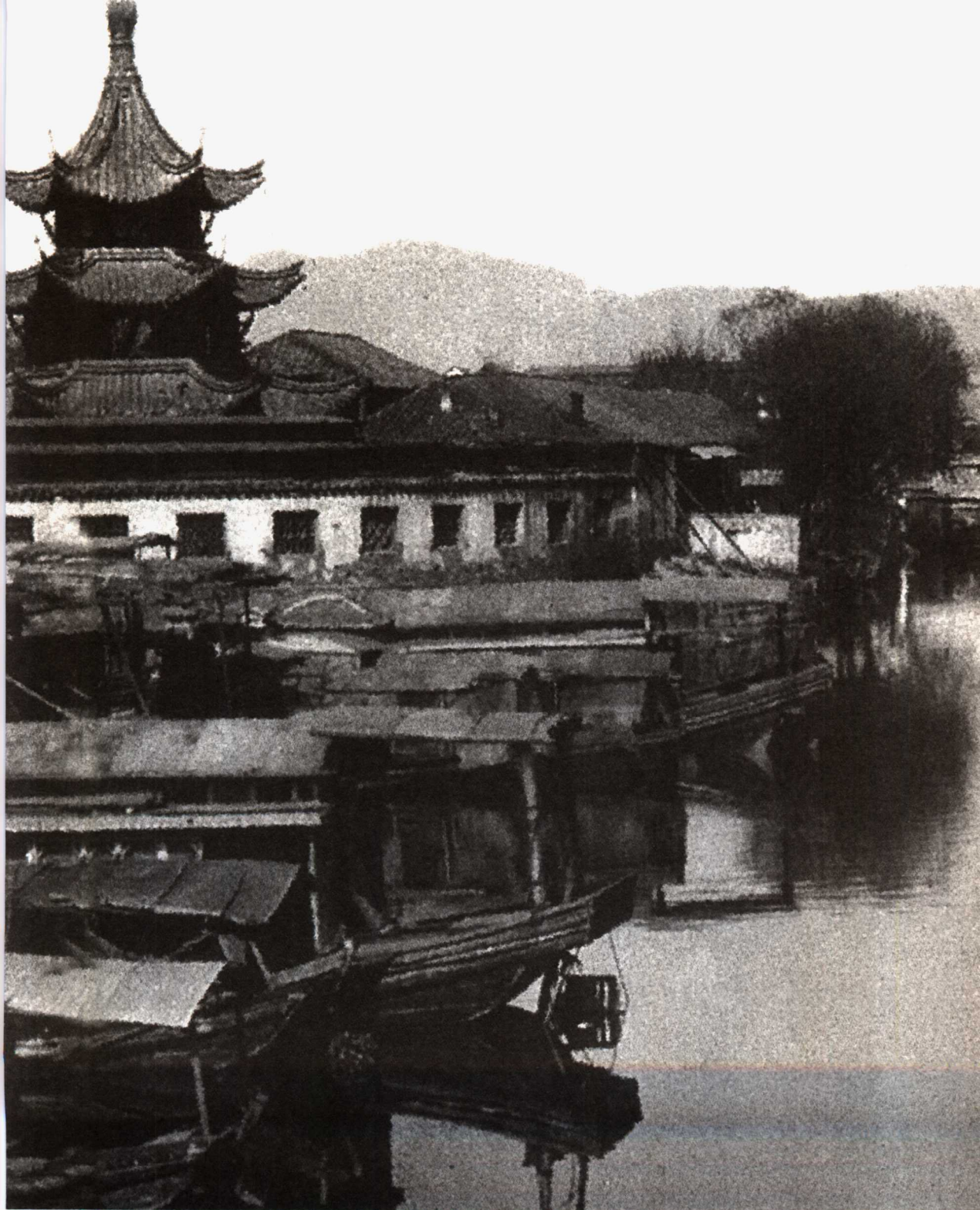
湖北武汉·黄鹤楼 164

- 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 164
李白：不知何处是他乡 165
艾芜：《南行记》 168
冰心：《我的家在哪里》 1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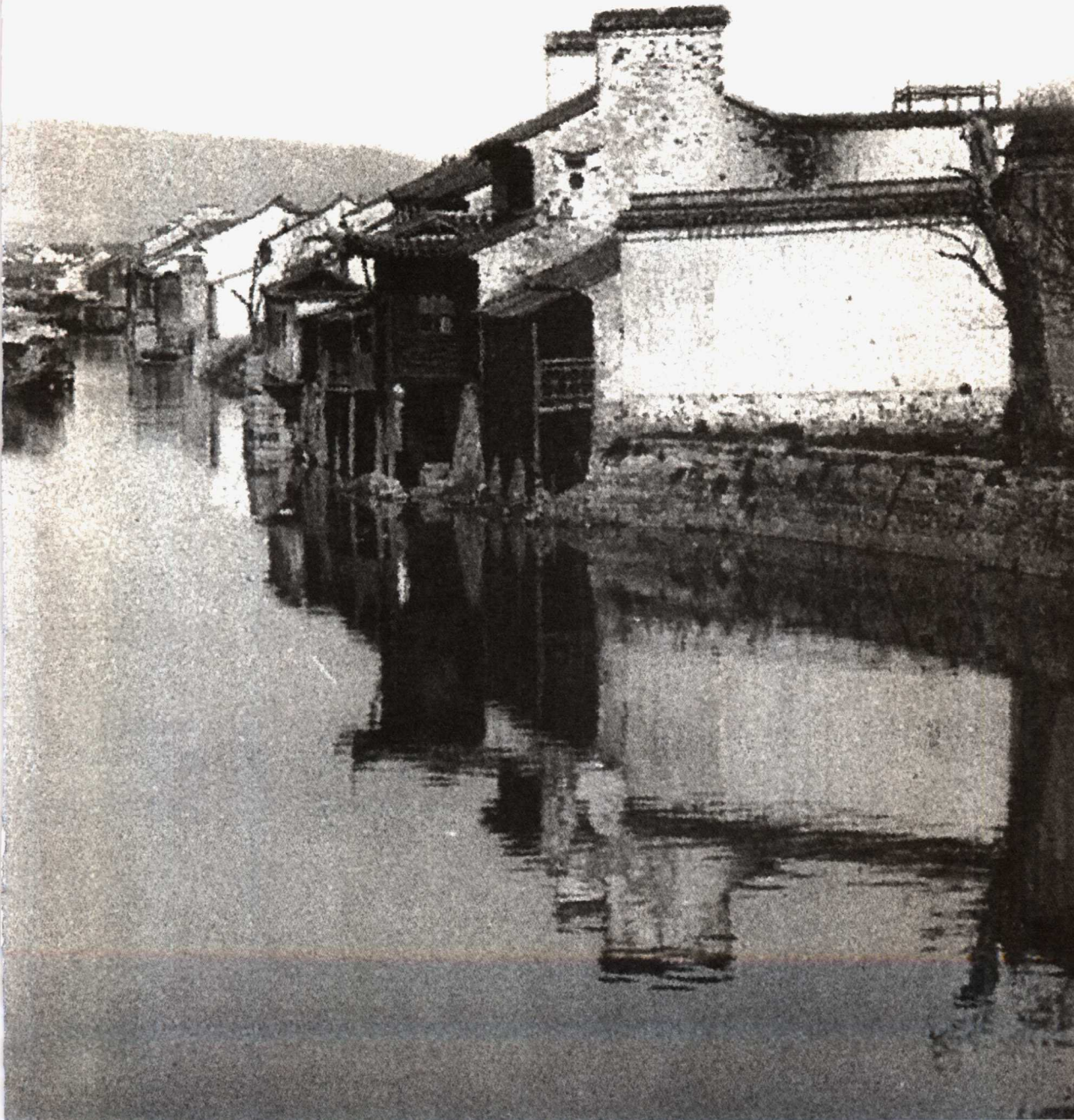
江苏太湖 172

- 吴江松陵镇不是我们旅程的终点 172
终于来到了太湖身边 173
帐子里的秘密 174
最有诱惑力的是游泳 175
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 178

上海	182
摆脱故乡的第一步是摆脱方言	182
到上海读初中时，我11岁	186
高中我换了一所离家更近的学校	190
16岁，我高中毕业	191
我的竞争对手还有巴金的女儿	193
我被推进了上海戏剧学院	195
我的母校：上海培进中学	196
四小撮阶级敌人	196
李卜克内西	197
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	200
做你们院长的学生不必如此炫耀	201
我的母校：上海戏剧学院·不懂恨的张可	202
这是你们自己写的？	202
张可老师是个传奇性的人物	203
随口几句也带给我一个文雅的世界	208
你还应该再用功一点	210
好好照顾自己	211
到故乡休养去了	212
震撼和惶恐促使我向古代欧洲走去	212
余秋雨死了没有？	214
张可老师的身影越来越鲜明	215
上海龙华	218
龙华成了一个殡仪馆的代名词	218
龙华是一位年迈、寥落而昧于自己生平的历史学家	219
朋友们走了，我还在	224
庐山夜雨	228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窗而立	228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231
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231
庐山夜雨	2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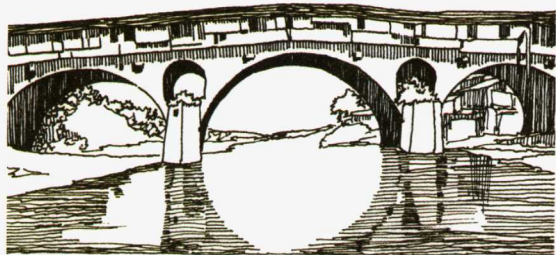


故乡





余姚桥头镇



→ 余姚桥头镇车头村

旧屋，是指我出生并生活到10岁离开的屋子，地处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里。从我出生到离开，桥头镇都属余姚县，好像是1979年划入慈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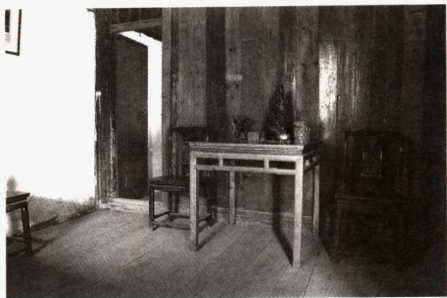
这种改动对四方游子带来的迷惘是难于估计的。就像远飞的燕子，当它们随着季节在山南海北绕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屋梁上的鸟巢还在，但屋宇的主人变了，屋宇的结构也变了，它们只能唧唧啾啾地在四周盘旋，盘旋出一个崔颢式的大问号。

其实我比那些燕子还要 恹惶，因为连旧年的巢也找不到了。我出生和长大的房屋早已卖掉，村子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亲戚，如果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回去，谁也不会认识我，我也想不出可在哪一家吃饭、宿夜。这居然就是我的故乡，我在这个世界上惟一的故乡！早年离开时的那个清晨，夜色还没有褪尽而朝雾已经迷蒙，小男孩瞌睡的双眼使夜色和晨雾更加浓重。这么潦草的告别，总以为会有一次隆重的弥补，事实上世间的一切都无法弥补，我就潦草地踏上了背井离乡的长途。

▶ 在作者的童年时代，这个前屋一直是村人消磨长夜的热闹去处。

▶ 浙江省余姚市四明山区的柿林村远眺。

我所离开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村落。贫困到哪家晚饭时孩子不小心打破一个粗瓷碗就会引来父母疯狂的追打，而左邻右舍都觉得这种追打理所当然。这儿没有正儿八经坐在桌边吃饭的习惯，至多在门口泥地上搁上一张歪斜的木几，家人在那里盛了饭再拨一点菜，托着碗东蹲西站、晃晃悠悠地往嘴里扒，因此孩子打破碗的机会很多。粗黑的手掌在孩子身上急风暴雨般地抡过，然后小心翼翼地捡起碎碗片拼合着，几天后挑着担子的补碗师傅来了，花费很长的时间把破碗补好。补过和没补过的粗瓷碗里很少能够盛出一碗白米饭，尽管此地盛产稻米。偶尔哪家吃白米饭了，饭镬里通常还蒸着一碗霉干菜，于是双重香味在还没有揭开镬盖时已经飘洒全村，而这双重香味直到今天我还认为是一种经典搭配。雪白晶莹的米饭顶戴着一撮乌黑发亮的霉干菜，色彩的组合也是既沉着又强烈。



旧屋所在，是地道的农村，惟一的热闹去处是一华里之外的桥头镇，但那只是一截临河的窄街，一座普通的石桥，几家小小的店铺，每天清晨有一点买卖农产品的集市，走几步就完了。

越是无处可去，屋子对人就越是重要。

我家屋子不是独立的，是一排长楼中的一户。这排长楼不知是余家哪一代祖先建造的，在我出生之时早已破旧。长楼朝南，分七个单元，东边三个，西边三个，中间一个是公共





活动场所，叫“堂前”，我想最早应该是安置祖宗牌位和祭祀的地方。我家是紧挨“堂前”的西边第一家，进出的门户要通过“堂前”。从格局看，应该是这排楼中最重要的一个单元，估计在建楼之初，我家祖先属于长子、大房。

从“堂前”进门便是“前间”，中间摆了一张八仙桌，一看便知，这是我家待客、供香、摆酒、祭祖的礼仪场所，尽管在我记忆中，它是那样的狭窄和简陋。

在全村，这间屋子最热闹，夜间经常坐满了人。因此，在西墙前面排着很多长凳，来人了，就把长凳拉开搁在四周。一条长凳上挤四个人，前前后后又站着很多人。从后面看去，这些坐着、站着的人都黑森森地看不清面目，又都显得十分高大。影子塞满了四边墙壁，有几个头影还映到天花板上去了。

光源在八仙桌上，是一个小油碟，上面斜搁着一根灯草。火苗像一粒拉长了的黄豆，一抖一抖。火苗映着一个短发女子的脸。她才20出头，眸子安静，脸带羞涩，正在埋头书写。她，就是我妈妈。

妈妈是全村唯一有文化的人，因此无论白天、夜晚，她都要给全村乡亲读信、写信、记账、算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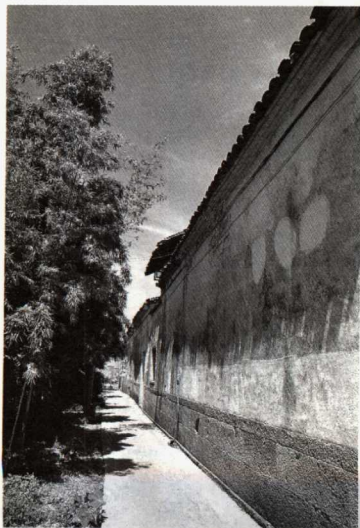
村民不管隐私不隐私的，全村基本上又都算本家，一家有信全村听，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无上的消遣。

夜夜拥挤，还有一个很琐小的原因，那就是当时村里很少有人家舍得点一盏油灯。除了这间屋子，全村早已沉入黑暗的大海，深不可测。

有月光的夜晚，孩子们会离开这间屋子到外面去玩。夜间的船坞、树杈、坟堆、桥基、蟹棚、芦荡、苜蓿地、河埠头、风水墩都充满了影影绰绰的鬼气，这对小孩子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一种裹着巨大恐怖的吸引。

真应该感谢这些夜晚。我总是趁着妈妈在黑压压的人群中忙碌，趁祖母在给这黑压压的人群倒水、沏茶，便大胆地向着巨大的恐怖走去。很快，我成了小伙伴中胆子最大的人之一，证据是，夜间去钻吴山的小山洞，去闯庙边的乱坟堆，都是我带的头。

直到今天才真的明白，这种无所谓的“幼功”对我的一生是多么重要。



→ 吴石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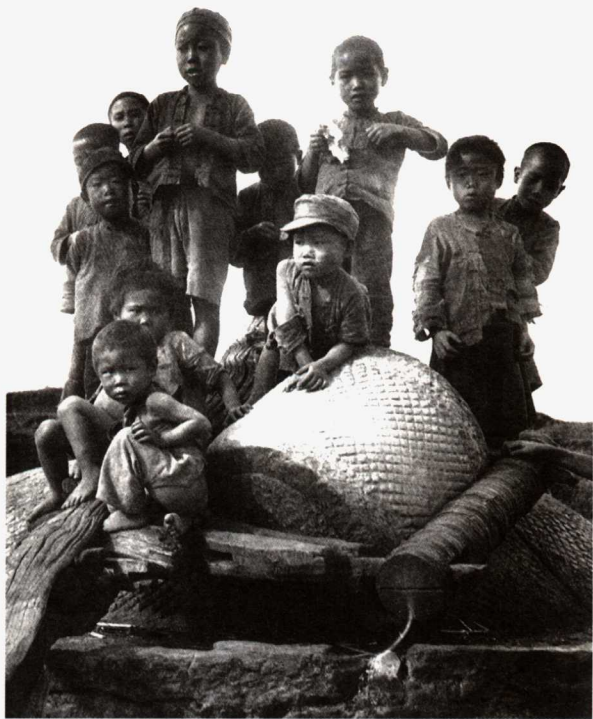
我是在泥路上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

▶ 打谷场、石碾子和孩子们——农村儿童的幼年记忆。

◀ 这所余姚市桥头镇的老房子，是作者的童年旧居。

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所以后来，当我和上千名大学毕业生一起来到泥泞的太湖边上时，吃惊地发现



自己幼功未废，故技仍存，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吴石岭和上林湖，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

当时妈妈并不清楚我在夜间到过一些什么地方，但是很多迹象告诉她，她的这个幼小的儿子对什么都不胆怯。回想起来我妈妈自己也够大胆的，因此年长以后读布莱希特的作品《胆大妈妈和她的孩子》时，便哑然失笑。

我一直记得一个堪称美丽的场景，可惜说出来旁人很难相信。

那是我6岁之前的某一天，吃晚饭时发现妈妈不在，祖母说，到上林湖山岙里边的表外公家里去了，表外公一定会留她吃晚饭。祖母一边对我说，一边又向那些陆续到我家聚集的乡亲们解释，乡亲们也都回去了。这使我突然感到寂寞，搁下饭碗就到外面去玩。到了外面，我的腿不由自主地向大山走去，为的是迎妈妈。



从我家到外公家，需要翻过两座大山，第一座就是吴石岭，第二座叫大庙岭，妈妈曾经带着我翻过。后来造了上林湖水库，淹了这两座大山之间的山谷，这条路就不通了，但在我小时候是通的，很多老人还记得。

那天晚上我就一个人去翻山了，只觉得妈妈很快就会迎面而来，见到我一阵惊喜。我的心里，就贪图这一阵惊喜。我知道这山里有野兽，却觉得野兽没灯，一定已经睡了，只要放轻脚步，就不会惊醒它们。

翻完了吴石岭还不见妈妈，我就开始翻越更高的大庙岭。大庙岭已经无大庙，山顶却有一个供人歇脚的小凉亭，当时正住着一家乞丐。他们在月光下看到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居然独自在走山路，非常惊奇。那位女乞丐关心地问我：“要不要歇一会？”我向她摇摇手。

走到山顶凉亭后便是下山的路，走了很久我开始担心起来：下山后怎么找到表外公家呢？想来只能在山脚的路口等。正犹豫着，听到了极轻的脚步声，我抬头一看，正是妈妈！

现在回想，妈妈当时才20出头，单身一人在夜间翻山越岭也真大胆，但更不可思议的是她见到我的表情：只是非常亲热地叫了我一声，拉着我的手，然后一起翻山。她似乎只觉得孩子懂事，在她翻山翻得寂寞之时来陪她，居然丝毫没有产生其他母亲都会有的担忧。

真是“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石砌三孔两墩的通济桥横跨姚江，如长虹般沟通余姚市南北两城。曾是姚江上最长最高的桥，故有“浙东第一桥”之称。

上林湖里的青瓷碎片。上林湖是唐时“越瓷”（又称“秘色瓷”）产地。这是当年吴越王钱俶的“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



→ 上林湖

上林湖里有很多滑滑的硬片，弯腰捞起来一看，是瓷片和陶片，好像这儿打碎过很多器皿。一脚一脚趟过去，全是。那些瓷片和陶片经过湖水多年的荡涤，边角的碎口都不扎手了，细细打量，釉面锃亮，厚薄匀整，弧度精巧，比平日在家打碎的粗瓷饭碗不知好到哪里去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这里曾安居过许多钟鸣鼎食的豪富之家？但这儿没有任何房宅的遗迹，周围也没有一条像样的路，豪富人家的日子怎么过？捧着碎片仰头四顾，默默的山，呆呆的云，谁也不会回答孩子们。孩子们用小手把碎片摩挲一遍，然后侧腰低头，把碎片向水面平甩过去，看它能跳几下。这个游戏叫做削水片。几个孩子比赛开了，神秘的碎片在湖面上跳跃奔跑，平静的上林湖被犁开了条条波纹。不一会儿，波纹重归平静，碎瓷片、碎陶片和它们所连带着的秘密全都沉入湖底。我曾隐隐地感觉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曾经很成器的地方。它的“大器”不知碎于何时，碎得如此透彻，像轰然山崩，也像颓然家倾。为了不使后代看到这种痕迹，所有碎片的残梦都被湖水淹没，只让后代捧着几个补过的粗瓷碗，盛着点儿白米饭霉干菜木然度日。如果让那些补碗的老汉也到湖边来，孩子们捞起一堆堆精致的碎瓷片碎陶片请他们补，他们会补出一个什么样的物件来？一定是硕大无朋又玲珑剔透的吧？或许会嗡嗡作响，或许会寂然无声？补碗老汉们补完这一物件后必然又会被它所惊吓，不得不蹑手蹑脚地重新把它推入湖底然后仓皇逃离。

我后来才知道：

大约自公元200—1200年（东汉至南宋）的1000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集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14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1000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渐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捉拿了那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

